



月亮

格勒 著

西沉的地方

——一个人类学家在阿里无人区的行走沉吟

象雄之谜、古格之谜、本波之谜、神山神湖之谜……这里究竟隐藏着多少古代人类文明的秘密？隐藏着多少藏族历史文化的秘密？蕴藏着多少破解诸多谜团的“社会基因片段”……

本书透过阿里高原神秘讯息，力图触及人类心灵，触摸文明轨迹，透析生命意义，关注人类终极问题。

我国著名人类学家、藏学家格勒博士十多年来在阿里无人区田野考察，以独有的人文研究的权威优势，精准地将发生在阿里地区的每一片废墟、每一片荒漠、每一脸沧桑的故事娓娓道来……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月亮西沉的地方

——一个人类学家在阿里无人区的行走沉吟

格 勒 著

吕 玲 珑

格 勒 图

罗桑道吉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亮西沉的地方：一个人类学家在阿里无人区的行走沉吟/格勒著.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1

ISBN 7-5409-3080-2

I.月... II.格... III.文化人类学-考察报告-阿里地区 IV.K9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42880号

月亮西沉的地方

YUELIANG XICHEN DE DIF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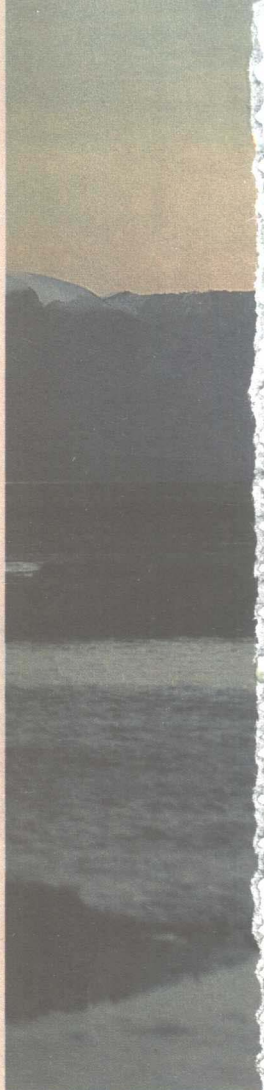
——一个人类学家在阿里无人区的行走沉吟

策划组稿	罗 勇
责任编辑	罗 勇 陈 华
装帧设计	邹小工
电脑制作	李 敏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民族出版社
电 话	(028)86663735[发行部] (028)86674663[编辑部]
防 盗 版 举报电话	(028) 86676046
邮政编码	610012
制 版	经典记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05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09-3080-2/K.236
定 价	38.00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

电话：(028)83191287



231553

月亮
西沉
的地
方

构
的
治
》
往
学
One
dio
ern
tar
藏
是
感

察

目 录

第一章 走向狮泉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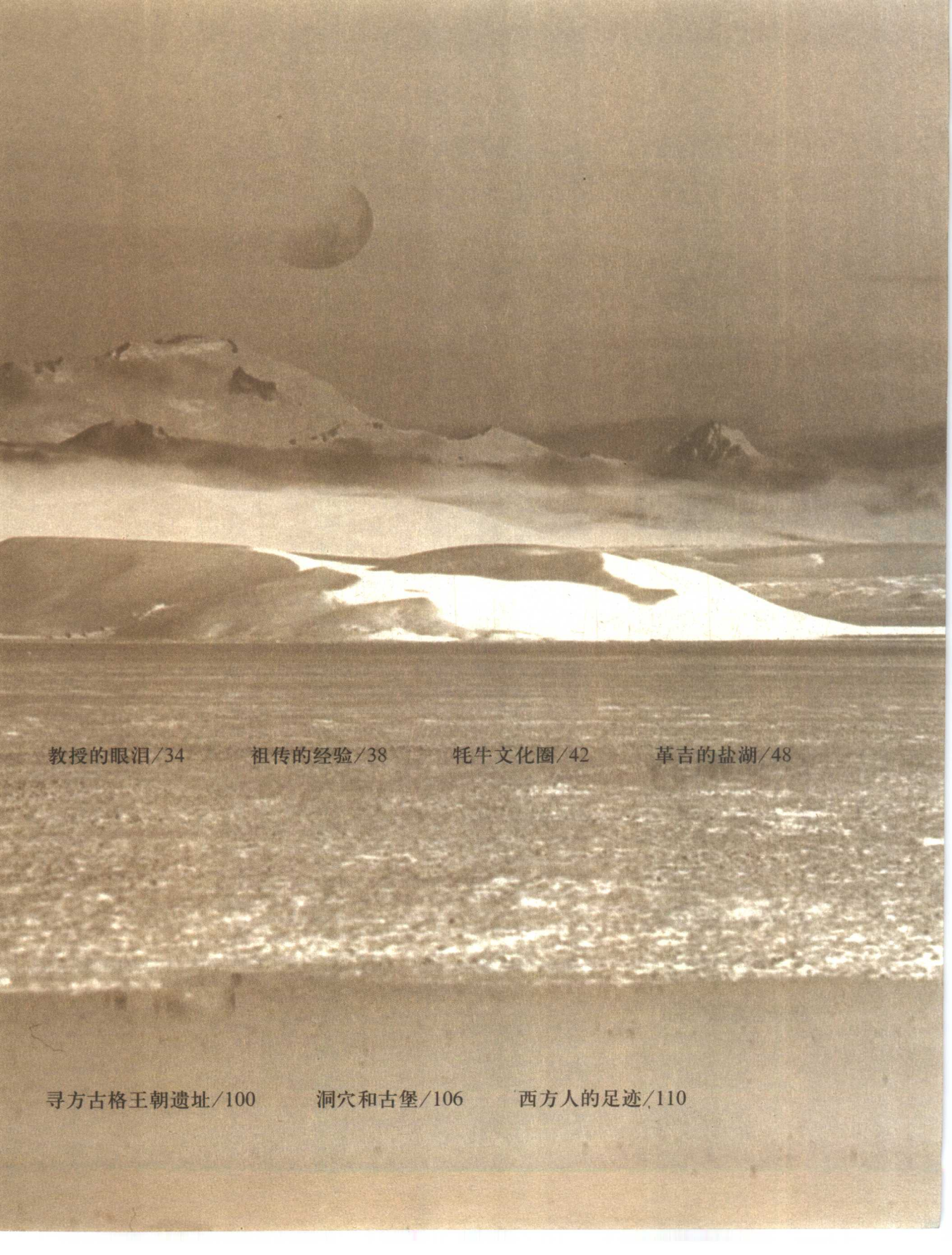
- 阿里的呼唤/10 辉煌的历史/16 诱人的线路/22 藏戏的家乡/26
高原的性格/54 走向狮泉河/58

第二章 吐蕃的后裔

- 吐蕃的后裔/64 本教的故地/68 象雄的往事/72 战争的痕迹/76

第三章 迎着札达的晚霞

- 迎着札达的晚霞/82 传统的差民/86 曾经的辉煌/92 走进托林寺/96



教授的眼泪/34

祖传的经验/38

牦牛文化圈/42

革吉的盐湖/48

寻方古格王朝遗址/100

洞穴和古堡/106

西方人的足迹/110

目 录

第四章 “未改乡”荣琼

“未改乡”荣琼/118 地道的歌舞/124 乡长的传奇/130

第五章 神山圣湖

夜路惊魂/13 群山之中的仙女/140 朝拜冈仁波齐/146 世界江河之母/152

第六章 踏访普兰

雪山环绕的地方/164 诺桑王子的故乡/170 独特的“鲜”舞/176 传统的社会结构/180

我来自草原(后记)



梦中的香巴拉/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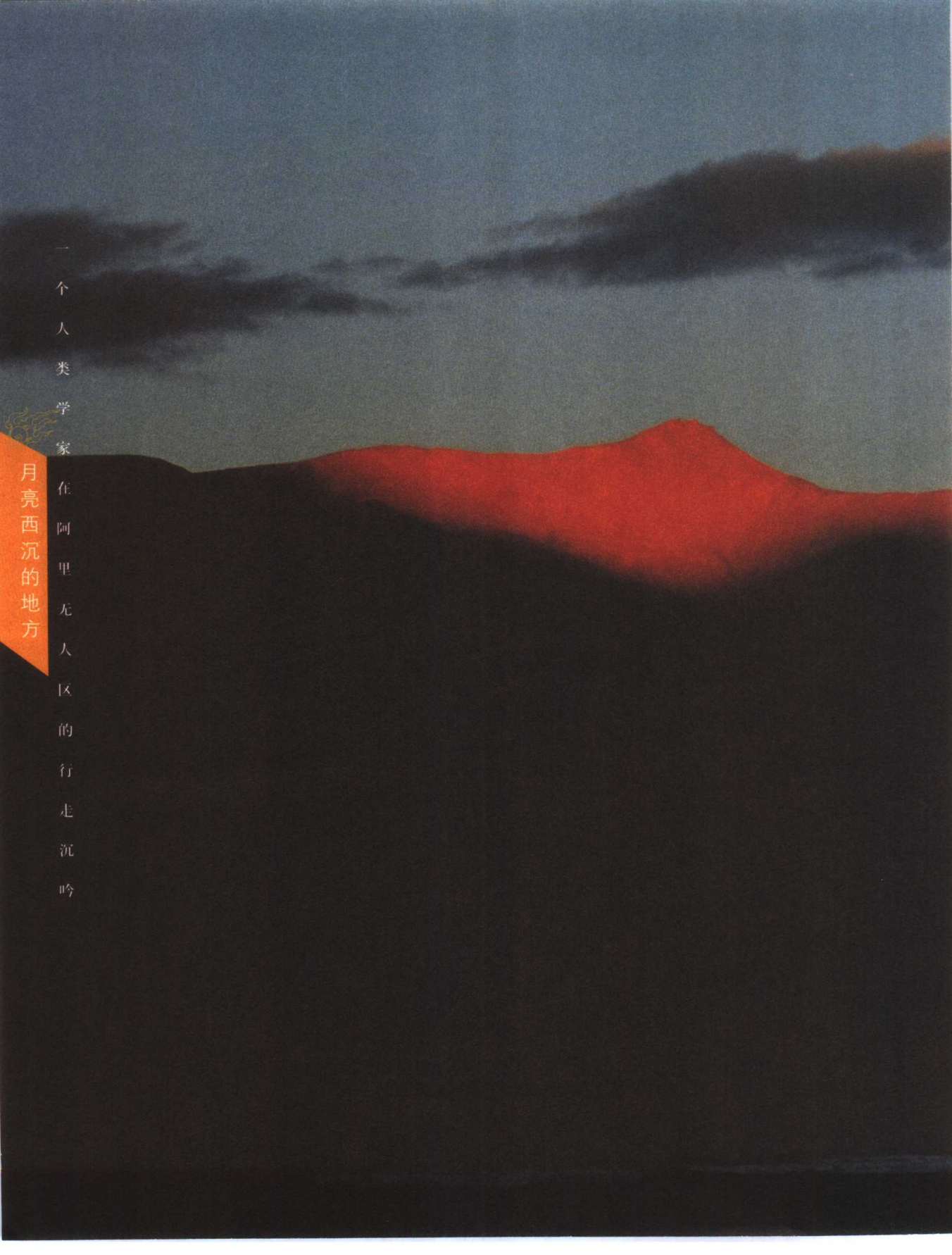
边城科加村/186

科加寺的传说/194

在传统与现代的边缘/198

一个人类学家在阿里无人区的行走沉吟

月亮西沉的地方





第一章

走向狮泉河

阿里位于西藏自治区西部边境，距拉萨1700多公里，国外有学者称它为“Western Tibet”，国内有学者称之为“小西藏”，其实在早期历史中，“小西藏”是英文“Little Tibet”的意译，指巴基斯坦境内的巴尔蒂斯坦地区，与此紧挨着的拉达克地区叫“Big Tibet”，即“大西藏”。现在这些地区虽然在阿里西部的巴基斯坦境内，但历史上都是“阿里三国”之一芒域的一部分，芒域位于印度河的上游，后来为拉达克王系的所在地，所以拉达克人自称是“芒域”。无论是巴尔蒂人，还是拉达克人，都称西藏地区为“拉域”（Lha-yul），意为“圣地”。

阿里的呼唤

——古老的阿里逐渐迷失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
这正是我们此次实地田野考察的目的，
也正圆我多年梦想

正是由于阿里高原长年披着神秘的面纱，拥有无数的未解之谜，近年来，国内外藏学界掀起一股“阿里热”，相关专家学者频频来此考察研究，一大批记者、画家、作家、摄影师也源源不断来到这千山之巅、万水之源的阿里高原。阿里，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正逐渐被人们当作探险的目标、旅游的目的地、考察的园地，他们一个接着一个闯进这片“未经现代文明染指的最后净土”，而现代文明的浪潮也随着这些人的脚步，进入了阿里，并一次次地动摇着这片古老的土地。

古老而灿烂的阿里文化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也不再隐藏于千年的冰雪和云封雾锁之中，它正在适应中重新焕发迷人的魅力。



阿里，位于青藏高原北部，不但以“世界屋脊之屋脊”著称于世，而且它在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方面所具有的资料之丰富，为其他藏区所不及。由于地理位置特殊，阿里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也远远超出了阿里本地和藏族本身。现已发现的考古资料、文献资料足以说明，很早以来，我国北方草原到中亚草原一带的游牧文化，东方长江黄河孕育的华夏文明，乃至古埃及文明、南洋大陆孕育的佛教思想和古印度文明，就从四面八方如风一样吹进了阿里高原。各种文化相互融合、重叠，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举世瞩目的民族文化合成，呈现出迷人的多元文化的特点，因而迄今为止，阿里仍然有许多没有揭开的历史之谜——“象雄之谜”、“古格之谜”、“本教之谜”、“岩洞之谜”、“古城堡之谜”、“岩画之谜”、“神山神湖之谜”……在千年的冈底斯雪山周围，在古老的象泉河、马泉河、孔雀河、狮泉河流域，究竟隐藏着多少古代人类文化的秘密？隐藏着多少藏族历史的秘密？隐藏着多少藏族社会的秘密？



如果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从古籍中去了解阿里，那么今天我们就更有责任去发掘和记录这些正在一天天消失的文化。

在阿里狮泉河镇这个区府所在地，这种新旧文明的重叠与变化尤为明显。无论是古老的象雄文化，还是古老的古格文化，在狮泉河镇中已经找不到蛛丝马迹。相反，现代观念中的商店、饭店、宾馆、机关、影院、卡拉OK、咖啡厅、舞厅、美容美发厅比比皆是，使人感到整个狮泉河镇像是近10年才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这座新兴的城镇与内地城镇及藏东的康定、藏北的那曲、藏南的泽当一样，都成了现代都市文化的产物。难怪西藏著名作家扎西达娃到达狮泉河镇后感到“阿里存在的不现实”，他惊呼：“奇怪，土著阿里人到哪里去了呢？”

如今的阿里，公路四通八达，公路沿线的农民和牧民，不再过着简单的放牧生活，不再是以物易物的自给自足，他们学会了做生意，并越来越重视货币的作用和金钱的积累。如果有一天，阿里人都坐着汽车去朝圣，用拖拉机运输羊毛和盐，那么我们今天描述的种种引人入胜的风土人情还会存在多久呢？

这样的疑问并非杞人忧天。当我们在科加村调查时，发现30多年前存在于此地的社会形态，只有少数年老者犹有记忆，而大多数中青年农民对此已非常陌生了，不少人甚至不知道差巴、仲琼、农奴为何物。这使人想起110年前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中断言：“印第安人部落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退，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正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

他的预言今天在美国已经成为现实，现在我们只能通过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间接的方式去了解昔日的印第安民族。对阿里，我也有同样的担心。

今天的阿里是过去的阿里的延续，未来的阿里又是今日阿里的发展。我们这一代肩负着复原过去的阿里和建设今天的阿里的使命，其价值和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学术范畴及一般的考察范围。对此，我们责无旁贷。

要复原阿里的过去，展示今日的阿里，都离不开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1990年，我与来自美国的南希教授合作，前往阿里进行了一次颇为成功的实地田野考察。

而在我自己来说，这次考察也是圆我多年的梦想。

1988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西藏社会科学院着手进行西藏传统社会结构研究，并联合组成了阿里考察组，我是成员之一。就在我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准备，正要离开拉萨前往阿里的前几天，我突发急症，完全失去知觉，眼前一片漆黑。后来我被送进拉萨军医院，10多天后才恢复健康，但因此错失了第一次去阿里的机会。

记得1978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不久，白发苍苍的王森教授给我们上藏族古代史课。当手中的铅笔指到西藏地图上的阿里时，他双目紧盯着我们说：“这里有很多历史的空白啊！”那时我就萌生了到阿里去考察的念头，而且一直在为之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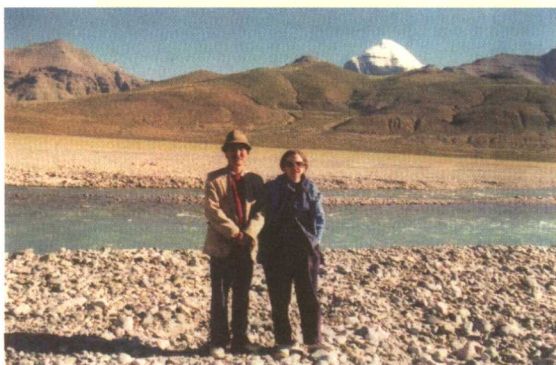
虽然没有去成阿里，但从死亡中我感悟颇深。一般人认为，宇宙中的一切有情生命，共处于一个生死死、永无止境、不断循环的运动之中。宇宙就是一股新旧交替、生死交替、连续不断的生命之流。而佛家认为生命是由肉体（物质）和精神（智慧）构成，人死只是物质形态即肉体的变化或死亡，仅仅意味着今生今世的结束，它的心识或精神还会转世投胎。如果一个人今生今世能够行善积功，刻苦修炼，那么有可能来世成道成佛。

然而我是唯物论者，不奢望还有一个美好的来世，但求今生今世有所作为。我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经常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考察的学者，必须有随时可能死亡的思想准备。在考察路上，死神的脚步有时来得那样匆忙，却又是那样平静与安详，没有一丝一毫的痛苦与慌张。

现在，正是带着这样的思想准备，我踏上了去阿里考察的征程。



● ● ● ● ● ali de huhuan



神山脚下（右为南希教授）

名词：人类学田野考察

文化人类学 (Cultural Anthropology)

在对人类历史的研究中有两点是很重要的：

一、综合利用历史文献、民族学、考古学乃至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的资料，复原人类过去的历史文化，探索人类今天的社会发展规律。如此这般，既可以纠正历史文献“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之错；又可以帮我们读懂千万年埋藏在地下的“无字地书”——考古发现；二、文化人类学专业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必须在田野调查或实地调查 (fieldwork) 的基础上，从事人类社会文化的研究。

作为一个经常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考察的学者，必须有随时可能死亡的思想准备。在考察路上，死神脚步有时来得那样匆忙，却又是那样平静与安详，没有一丝一毫的痛苦与慌张。

辉煌的历史

——阿里曾经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也曾是对外交流的重要枢纽；
它的名字出现在诸多历史典籍中，
却也留下无数空白……

今天的阿里有着“无人区”的称号，在这片3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却只有6万多人口，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0.16人。绝难想象，距今一二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后来又陆续出现了闻名西藏的五花八门的王国和部落。在踏入阿里这片神奇的土地之前，我翻阅了大量藏文文献和汉文文献，看了《拉达克王统记》、斯汤因的《西藏文明》、杜齐的《西藏考古》、罗伯特·维他里（Roberto Viteli）的《古格普兰王国》（The kingdom of Guge Brown）、本教中有关象雄的记载、藏族学者堪钦·昂旺扎巴的《阿里王统记》，以及《红史》、《青史》、《白史》和很多考古报告，而神秘的阿里就在这些记述中逐渐显露出它极为辉煌灿烂的历史。

说到阿里的历史，人人都要提汉文古籍记载的大小“羊同”，但大小羊同究竟在何处，是否就在阿里，羊同是否等于象雄，至今也是一个疑问。不过据专家考证，《通典》所说的大小“羊同”与古代的里外象雄大概都在以今天的阿里为核心的位置。^①

① 见张琨著，玉华译《论象雄》，《西藏研究》1982年，第1期。